

■生活在别处

## 最不起眼的爱

○李晓春

生活当中有许多小爱,虽然不能感动天地,但照样会散发出钻石般的光芒。

前几日,因母亲生病住院,我结识了同病房的一对母子。那个母亲大概有八十多岁了,脸上布满了沟壑,陪护她的儿子也六十出头,头发花白,脸很黑,好像一年没洗过脸似的。

这对母子来自乡下,从衣着上看得出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好。老婆婆患有严重的冠心病,一住进医院就处在重症救护状态,儿子很木讷,进进出出从来不会主动和我们打招呼,相处几天,话没说上几句,倒是他身上的一些反常举止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烟瘾奇大。他在母亲住院的头个晚上,就因为 在病房里抽烟,被查房的护士逮个正着,被狠狠地批评了

一顿。尽管,他当着护士的面摁掉了香烟,但趁医生和护士不在,还是会偷偷地点上一支过过瘾。大概是第二天晚上,我看到他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叼到嘴上,就向他提出“抗议”。我说老哥,医院里有规定病房里不准抽烟,你不爱惜自己的身体,也应该替生病中的母亲和别人想想吧。听了我的“抗议”后,他歉意地冲我笑笑,赶紧把香烟从嘴上拿下来,放回口袋。

当天凌晨二点,我起来上厕所,打开厕所门,一股劣质的浓烟扑鼻而来,呛得我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。定睛一看,只见他正坐在抽水马桶上腾云驾雾,双眼血红。我看到卫生间的地上丢着好几个烟头,看来,他是躲在厕所里抽了好多根烟了。我恼火地对他

说,你干吗不到外面楼梯间去抽。他陪着笑,小声地对我说,我怕在外面抽,老娘有事听不到啊。

厕所抽烟事发后,他抽烟的次数明显减少了。这时,他另有一个反常的举止又引起了我的注意,随着母亲身体的好转,他每天半夜三更都要偷偷溜到外面去,时间多则一小时,少则半小时,我非常纳闷,偶尔一二次纯属正常,病房里空气浊闷,出去透透空气或者烟瘾上来出去抽口烟之类的也说得过去,但一晚几次,就显得很不正常了。

出于好奇,有一次,我偷偷地跟在后面去看个究竟,只见他穿过医护大堂,遁进了侧门的楼梯间,我想,他不会真的是被我数落后跑到这里来抽烟吧?然而,我并没有看到他 从身上摸出香烟,他只是拉了拉衣襟双臂抱胸靠在墙上睡起觉来。我百思不得其解

——虽说立春已过,大地回暖,但深夜里还是寒气逼人,他有好端端的空调房不睡,干吗要跑到楼梯间来活受罪呀?

一连几天,这个谜像只小猫的爪子在我身上东抓抓,西挠挠,搞得我坐立不安。母亲出院前,我决定问个水落石出。那天,我在门口堵住了他,我递给他一根烟,他拒绝了,看着我惊愕的眼神,他憨厚地笑了,他说自己并不喜欢抽烟,抽烟只是为了驱赶瞌睡虫,保持头脑清醒,免得自己在看护时睡着了。

“那你去楼梯间睡觉,又是为了什么?”我问他。他愣了下,脸上流露出一丝难为情,他说,“我晚上睡觉打呼噜很响,怕影响到母亲和你们睡觉。”

答案是如此简单,却让我感受到了浓浓的爱和温暖。



黄鹂鸣春

赵华佳 摄

■城事小语

## 学会鼓励自己

○李克军

二战期间,一个名叫雷格纳的农场主收到了他儿子从前线寄来的信,他的儿子在信中说他被炸断了一只手,现在正在接受治疗,但他说他不想活了。雷格纳心里很难过,他写信鼓励儿子说:“无论发生什么,你都要勇敢地面对,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,然后告诉自己——我还行!”

雷格纳再次流下了泪,他对自己说:“我为什么只能这样鼓励儿子,却不能这样鼓励自己?我为什么不能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,让自己充满力量?”想到这里,雷格纳重新把枪放回到了阁楼。

多年后,雷格纳把它的农场经营成了一家著名的食品公司,他还用自己的力量成立了一个老年人基金会,帮助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。

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很多能量,但我们往往只是把这些能量用来安慰和鼓励别人,而当我们自己遭遇挫折的时候,却又会把这一切能量全部封锁起来。其实,我们可以这样安慰鼓励别人,也可以这样安慰鼓励自己:给自己一个微笑,告诉自己我还行!

■书人茶话

## 小资的读书

○陈大新

我年轻的时候,很崇拜写书的人。那时节出书的人少,读书的人多。现在倒好像出书的人日见其多,读书的人倒日见其少,记得有一位长者,曾从容对我言:“买书不如借书,写书不如读书。”大约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吧。

假日逛旧书摊,在一本旧杂志上翻到一则趣闻,说,一位老同志,有淘书之癖,积了满满三书架的书,因拆迁紧迫,不得已想把书处理掉,估计新居条件不怎么样,连书房也计划不出来了,于是在一所大学校门口贴出赠书告示。原以为这等好事,不愁无人眷顾,不料只等来两位准备“考研的”。老同志让他俩多挑几本,他俩还不乐意,

说“尽管白送,但多带嫌重,打车又需额外费用”等等。老同志疑惑为什么没有其他同学来,“考研的”告知,应届毕业生都忙着离校求职,他们自己还在校园跳蚤市场摆地摊拍卖旧书呢!老同志无奈,后来将书强送给一位老同事。还好,这位老同事愿意花“打的”费,算很给面子了云云。

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,眼下,书的价值有没有回归呢?

时下,作为消闲而读书的群体,大约不能不提“小资”吧。

对“小资”都读哪一类的书,我其实缺乏了解。曾读到韩石山先生介绍黄海波《小资女人》一书的文章,去书店买了一本,一开头

便对“小资”标以“阅读”,引起了我的兴趣。据说“小资”对生活是精益求精的,读书亦然,除了能引起情感上共鸣的一类,时髦是极要紧的,这与“小资”的爱慕虚荣有关。“小资”总有不少社交活动,当有人问起可曾读过某书时,最好略知一二,以保持体面的风度,当真没有读过,也决不肯表现出一无所知的样子,而会说:“最近不曾”或者“中文本的没有读过”,这种爱面子倒与“小知识分子”们异曲同工。

有一回我去杭州,一位在某国营大企业供职的朋友陪我逛书店,问起我读过杜拉斯的《情人》否?我很老实地说,没有。他倒有些意外了,忙拉我去买了一

本。而杜拉斯、村上春村、纳博科夫正是令“小资”们十分醉心的作家。至于卡夫卡、普鲁斯特能否真正给予“小资”们阅读上的快感,就很难说了。而刘易斯·托马斯、法布尔、霍金则颇为“小资”钟爱,凑巧我也有同好。

应当说:“小资”们的读书,品位还是不低的,这与追求时尚有关吧,但对读史似乎就缺少耐心了。“小资”没有书生气,也不像大知识分子那样把读书当成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,如梁启超称,“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,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。”然而,毕竟“小资”对读书也很在意,所以“小资”走到哪儿还是挺招人喜爱的。



当年汉武帝的铁骑是否曾从这里踏烟而过?



瓜州蜜瓜是河西走廊上最甜的瓜。

## 穿越河西走廊

■国海文 摄

没有青山绿水,但绵延千余公里的走廊,却处处散落着历史文明的碎片。当你默诵着“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”、“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”,沿祁连山下、汉长城边一路前行时,你仿佛穿越了时空,一段段历史俯首可拾。

甘肃的河西走廊,是通往新疆的要道。它东起乌鞘岭,西至古玉门关,南北介于南山(祁连山和阿尔金山)和北山(马鬃山、合黎山和龙首山)间,长约900公里,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,为西北—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地,形如走廊,被称甘肃走廊,因其位于黄河以西,又称河西走廊,汉唐以来,成为“丝绸之路”的一部分。

上中学的时候,便知道河西走廊,不过那时是很朦胧的意象:雪域高原,大漠戈壁,苍凉寥远,古丝绸之路,驼铃声声。忽然真走进河西,心头有压抑不住的兴奋,车子绕上险峻的乌鞘岭,心头便涌起了激动:一个连接过中西、连接着历史与现代的河西走廊就在眼前。

旅游者,纵情山水的多,穷经问道者少,也许正因为如此,河西走廊没有被排进很多人的旅游计划。但这里大漠荒烟,无处不在的壮丽和诗情,会让你仿佛穿越了时空……千百年来,你去或不去,它都在那里;你看或不看,它的壮阔也依然就在那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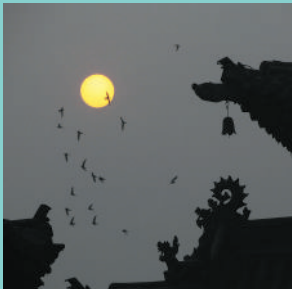
叩问苍天。



月牙泉,大漠里的绿洲。



嘉峪关。



嘉峪关古城日落与归雁。



风的杰作。



红霞披满早晨,你终于醒来。